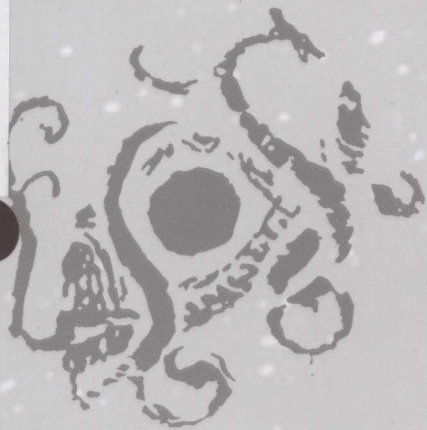


新
编
白
话
中
国
通
俗
历
史
演
义

后 汉 演 义

中
国
文
史
出
版
社

蔡
东
藩
著
彭
湃
编



014005953

I246.43
25



后汉演义
HOUHANYANYI

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

蔡东藩著 彭湃编
中国文史出版社

I246.43

25



北航

C1692876

01400293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汉演义 / 蔡东藩著 ; 澎湃编. —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4. 1

(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4214 - 8

I. ①后… II. ①蔡… ②澎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I246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1913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34 字数: 79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7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(1)
- 第 二 回 毁故庙感伤故后 挑外衅激怒外夷 (6)
- 第 三 回 盗贼如猬聚众抗官 父子聚麀因奸谋逆 (11)
- 第 四 回 受胁迫廉丹战死 图光复刘氏起兵 (16)
- 第 五 回 立汉裔清水升坛 破莽将昆阳扫敌 (22)
- 第 六 回 害刘缤群奸得计 诛王莽乱刃分尸 (27)
- 第 七 回 杖策相从片言悟主 坚冰待涉一德格天 (32)
- 第 八 回 投真定得婚郭女 平邯郸受封萧王 (38)
- 第 九 回 斩谢躬收取邺中 毙贾强扬威河右 (43)
- 第 十 回 光武帝登坛即位 淮阳王奉玺乞降 (48)
- 第 十一 回 刘盆子乞怜让位 宋司空守义拒婚 (53)
- 第 十二 回 掘园陵淫寇逞凶 张挾伐降王服罪 (58)
- 第 十三 回 诛邓奉惩奸肃纪 戕刘永献首邀功 (63)
- 第 十四 回 愚彭宠卧榻丧生 智王霸举杯却敌 (68)
- 第 十五 回 奋英谋三战平齐地 困强虏两载下舒城 (73)
- 第 十六 回 诣东都马援识主 图西蜀冯异定谋 (78)
- 第 十七 回 抗朝命甘降公孙述 重士节亲访严子陵 (83)
- 第 十八 回 借寇君颖上迎銮 收高峻陇西平乱 (88)
- 第 十九 回 猛汉将营中遇刺 伪蜀帝城下拼生 (93)
- 第 二十 回 废郭后移宠阴贵人 诛蛮妇荡平金溪穴 (98)
- 第二十一回 雒阳令撞柱明忠 日逐王献图通款 (103)
- 第二十二回 马援病歿壶头山 单于徙居美稷县 (108)
- 第二十三回 纳直言超迁张佚 信讖文怒斥桓谭 (113)
- 第二十四回 幸津门哭兄全孝友 图云台为后避勋亲 (117)
- 第二十五回 抗北庭郑众折强威 赴西竺蔡愔求佛典 (122)

目 录

- 第二十六回 辨冤狱寒朗力谏 送友丧范式全交 (127)
- 第二十七回 哀牢王举种投诚 匈奴兵望营中计 (132)
- 第二十八回 使西域班超焚虏 御北寇耿恭拜泉 (137)
- 第二十九回 拔重围迎还校尉 抑外戚曲海嗣皇 (143)
- 第三十回 请济师司马献谋 巧架诬牝鸡逞毒 (148)
- 第三十一回 诱叛王杯酒施巧计 弹权威力疾草遗言 (153)
- 第三十二回 杀刘畅惧罪请师 系郅寿含冤毕命 (158)
- 第三十三回 登燕然山夸功勒石 闹洛阳市渔色贪财 (164)
- 第三十四回 黜外戚群奸伏法 歼首虏定远封侯 (170)
- 第三十五回 送番母市恩遭反噬 得邓女分宠启阴谋 (175)
- 第三十六回 鲁叔陵讲经称帝旨 曹大家上表乞兄归 (180)
- 第三十七回 立继嗣太后再临朝 解重围副尉连毙虏 (185)
- 第三十八回 勇梁懂三战著功 智虞诩一行平贼 (190)
- 第三十九回 作女诫遗编示范 拒羌虏增灶称奇 (195)
- 第四十回 驳百僚班勇陈边事 畏四知杨震却遗金 (200)
- 第四十一回 黜邓宗父子同绝粒 祭甘陵母女并扬威 (205)
- 第四十二回 班长史捣破车师国 杨太尉就死夕阳亭 (210)
- 第四十三回 秘大丧还宫立幼主 诛元舅登殿滥封侯 (216)
- 第四十四回 救忠臣阉党自相攻 应贵相佳人终作后 (221)
- 第四十五回 进李固对策膺首选 举祝良解甲定群蛮 (227)
- 第四十六回 马贤战歿姑射山 张纲驰抚广陵贼 (233)
- 第四十七回 立冲人母后摄权 毒少主元舅横行 (238)
- 第四十八回 父死弟孤文姬托命 夫骄妻悍孙寿肆淫 (244)
- 第四十九回 忤内侍朱穆遭囚 就外任陈龟拜表 (249)
- 第五十回 定密谋族诛梁氏 嫉忠谏冤杀李云 (254)

目 录

- 第五十一回 受一钱廉吏迁官 劾群阉直臣伏阙 (259)
- 第五十二回 导后进望重郭林宗 易中宫幽死邓皇后 (265)
- 第五十三回 激军心焚营施巧计 信谗构严诏捕名贤 (270)
- 第五十四回 驳问官范滂持正 嫉奸党窦武陈词 (275)
- 第五十五回 驱蠹贼失计反遭殃 感蛇妖进言终忤旨 (280)
- 第五十六回 段颎百战平羌种 曹节一网殄名流 (285)
- 第五十七回 葬太后陈球伸正义 规嗣主蔡邕上封章 (291)
- 第五十八回 弃母全城赵苞破敌 蛊君逞毒程璜架诬 (296)
- 第五十九回 诛大憨酷吏除奸 受重赂妇翁嫁祸 (301)
- 第六十回 挟妖道黄巾作乱 毁贼营黑夜奏功 (306)
- 第六十一回 曹操会师平贼党 朱俊用计下坚城 (311)
- 第六十二回 起义兵三雄同杀贼 拜长史群寇识尊贤 (316)
- 第六十三回 请诛奸孙坚献议 拼杀贼傅燮捐躯 (321)
- 第六十四回 登将坛灵帝张威 入宫门何进遇救 (326)
- 第六十五回 元舅召兵泄谋被害 权阉服罪奉驾言归 (331)
- 第六十六回 逞奸谋擅权易主 讨逆贼歃血同盟 (336)
- 第六十七回 议迁都董卓营私 遇强敌曹操中箭 (341)
- 第六十八回 入洛阳观光得玺 出磐河构怨兴兵 (347)
- 第六十九回 骂逆贼节妇留名 遵密嘱美人弄技 (353)
- 第七十回 元恶伏辜变生部曲 多财取祸殃及全家 (359)
- 第七十一回 攻濮阳曹操败还 失幽州刘虞紫戮 (365)
- 第七十二回 糜竺陈登双劝驾 李傕郭汜两交兵 (370)
- 第七十三回 御辮蒙尘沿途遇寇 危城失守抗志捐躯 (375)
- 第七十四回 孟德乘机引兵迎驾 奉先排难射戟解围 (380)
- 第七十五回 略横江奋迹兴师 下宛城痴情猎艳 (385)

目 录

- 第七十六回 策十胜郭嘉申议 劝再进贾诩善谋 (391)
- 第七十七回 愎谏招尤吕布殒命 推诚待士孙策知人 (397)
- 第七十八回 穿地道焚死公孙瓒 害国威勒毙董贵妃 (403)
- 第七十九回 袁本初驰檄疗风疾 孙伯符中箭促天年 (408)
- 第八十回 焚鸟巢曹操屡施谋 奔荆州刘备再避难 (414)
- 第八十一回 守孤城审配全忠 嫁二夫甄氏失节 (420)
- 第八十二回 出塞外绕途歼众虏 顾隆中决策定三分 (425)
- 第八十三回 入江夏孙权复仇 走当阳赵云救主 (430)
- 第八十四回 召周郎东吴主战 破曹军赤壁鏖兵 (436)
- 第八十五回 续嘉耦老夫得少妻 上遗笈壮年悲短命 (441)
- 第八十六回 拒马儿许褚效忠 迎虎主刘璋失计 (447)
- 第八十七回 失冀城马超奔难 逼许宫伏后罹殃 (452)
- 第八十八回 见外使奸雄代捉刀 察重伤功臣邀赐盖 (458)
- 第八十九回 得汉中刘玄德称王 失荆州关云长殉义 (463)
- 第九十回 济父恶曹丕篡位 接宗祧蜀汉开基 (469)
- 第九十一回 陆伯言定计毁连营 刘先主临危传顾命 (475)
- 第九十二回 尊西蜀难倒东吴使 平南蛮表兴北伐师 (481)
- 第九十三回 失街亭挥泪斩马谲 返汉中授计戮王双 (486)
- 第九十四回 木门道张郃毙命 五丈原诸葛归天 (492)
- 第九十五回 王子均昌言平乱 公孙渊战败受擒 (498)
- 第九十六回 承遗诏司马秉权 缴印绶将军赤族 (503)
- 第九十七回 猛姜维北伐丧师 老丁奉东兴杀敌 (510)
- 第九十八回 司马师擅权行废立 毌丘俭失策致败亡 (516)
- 第九十九回 满恶贯孙琳伏诛 竭忠贞王经死节 (522)
- 第一〇〇回 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 (528)

第一回

假符命封及卖饼儿
惊连坐投落校书阁

汉朝一代，史学家把它分为两部分，称作东西汉。这是因为汉朝四百年来，中间经过王莽篡国，窃居皇位居然有十八年，所以王莽以前，叫作前汉，王莽以后，叫作后汉。另外前汉建都于陕西，所以也叫西汉，后汉建都于洛阳，洛阳在陕西的东面，所以又叫东汉。《前汉演义》写了一百回，从秦始皇开始，到王莽篡国为止，读者可能早已看过了。这本书接续《前汉演义》，从王莽开始，到三国结束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说后汉到献帝而亡，以后当推曹魏为正统。司马温公沿袭陈寿的说法，也把正统赋予曹魏。只有朱熹先生自成一体，尊蜀抑魏，仍使刘先主接续汉代系统，后来的人大多把他的说法作为正论。其实，正统不正统的，本来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，古往今来都是这样，又何必说长道短？不过刘先主是汉景帝的后裔，有案可查的，虽然与魏、吴三足鼎立，地方最小，但只是就汉论汉，毕竟还是一脉相承，如果一定要分出个正统来，与其尊魏，不如尊蜀。罗贯中写了本《三国演义》，名字虽然说的是三国，实际上仍是尊蜀汉的路子。这本书风行海内，几乎家喻户晓，大有淹没陈寿的《三国志》的趋势。要说它的内容，有一半是凭空虚构。不过一般的人有几个读过正史？以致正稗不分，误把罗氏的《三国演义》当成《三国志》那样的史书来看，这又是什么魔力能这样幻人耳目！我不敢随便非议前人，但是既然要写《后汉演义》，就应该把三国附入在内。《前汉演义》附了秦朝，《后汉演义》附上三国，使其首尾相对，却也是个无独有偶的创意。只是我所编的历史演义，却是取材于正史，不敢牵强附会，就是有采集稗官野史的，也要思考是否妥当，还请读者不要笑我的迂腐。

要是论及后汉的兴亡，比前汉还要复杂。王莽篡国，祸根是在元后，外戚为害，以至于此。到光武中兴，惩前毖后，亲揽大权，防止外戚干预朝政。明帝也颇有其父的风范，国势也很强盛。到了章帝，开始还可以，史学家曾比为前汉文景之治，没想到后来宠信外戚，重蹈覆辙。到了和帝以后，国事日非，外立五帝，内有临朝六后。妇人本来就没有见识，只知一味地贪揽大权，委任给自己的父兄，天子不能容忍，但是自己势单力薄，反而倒行逆施，求助于宦官。于是又使宦官群起，和外戚争权夺势，外戚只知骄横，反而被宦官所制。辗转消长，宦官的势力又大了起来，横行无忌，比外戚更厉害。正人君子，几乎都难逃毒手。一时天怨人怒，盗贼蜂起。朝廷不得已，只好选派重臣出外为州牧，结果内轻外重，尾大不掉。势孤力单的外戚，又转过来借助外力，想要清君侧，结果是外戚宦官同归于尽，国家大权都归州牧所掌握。相互间又你争我夺，一州牧起，众州牧交逼而来，又酿成一番州牧纷争的局面。或胜或败，弱肉强食，董卓曹操，先后逞凶，天子的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没，还有什么汉家的命令？当时中原一带，都被曹操并吞，只是东南有吴国，西南有蜀国，力保偏壤，相持多年。曹丕篡汉，汉室只

存刘益州一脉，不绝如缕，谁知又出了个庸弱无能的阿斗，终于落得个自缚出降，汉室天下随风而散，岂不可悲？又岂不可叹？总计从光武皇帝至章帝，是君主专政的时代；从和帝到桓帝，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权的时代；从桓帝到献帝，是宦官横行的时代。而献帝一朝，变化多端，开始是乱党纷争的时代，接下来是藩镇割据的时代，最后是三国角逐时代，追根溯源，其祸患都是起自宫闱。母后无权，外戚宦官怎么能专横？外戚宦官无权，乱党藩镇又怎么能骚扰？古人说：“哲夫成城，哲妇倾城。”这实在是万世不变的至理名言啊！

大纲已经宣布了，下面该进入正文了。且说王莽毒死汉平帝，又废了子婴，把一座汉室江山，平白地占了去，自称新朝，号为始建元年。假意和孺子婴洒泪告别，封他为定安公，把大鸿胪府改为定安公府，派了官吏看守。所有的乳母家人，都不能与孺子婴通话，一喂过乳食，就把他关闭在里边。尊孝元皇后为新室文母，命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，一个是姑母，一个是女儿，所以仍可以留居深宫。当时又封赏功臣，先按金匱策书，按名授爵。这金匱是梓潼人哀章私自造出来的，拿到高庙，愚弄王莽，王莽视为受命的符瑞，就借着它欺骗官民。金匱上列出的新朝辅佐一共有十八人，首列的王舜、平晏、刘歆、哀章，王莽号为四辅，令王舜为太师安新公，平晏为太傅就新公，刘歆为国师嘉新公，哀章为国将美新公；四辅之后，就是甄邯、王寻、王邑，王莽又号为三公，令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，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，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。还有四人号为四将，甄丰为更始将军，孙建为立国将军，王兴为卫将军，王盛为前将军。这一道新朝旨意颁发出来，哀章是如愿以偿，买了一套朝衣朝冠，昂然进朝，三跪九叩，谢恩就职。其余的如王舜、平晏、刘歆、甄邯、王寻、王邑、甄丰、孙建等八人，本来就是王莽的爪牙，当天就奉命就职。只有王兴、王盛两个名字，却是哀章随意捏造出来的，当然没人答应。这王莽却派人四处察访，无论贫富贵贱，只要与金匱里的姓名相符，就让他到金匱去封官。也是事有凑巧，访着一个看城门的，叫王兴，还有一个卖饼的，叫作王盛，当时就让他们进朝，赐给衣冠，拜为将军。这两个凭空富贵，还以为是在梦里，仔细打量，才相信是真的。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，也乐得拜爵登朝，享受荣华。

王莽又因为汉家的制度未免狭小，就要格外铺张，自称为黄帝虞舜后裔，尊黄帝为初祖，虞舜为始祖，凡是姚、妘、陈、田、王五姓，都是同宗，追尊陈胡公为陈胡王，田敬仲为田敬王，齐王建孙子济北王安为济北愍王。其实齐王建本来姓田，齐国亡后还称为王家，因此以此为姓。王莽借机附会，由齐追溯到虞舜，由虞舜追溯到黄帝。立了五所祖庙、四所亲庙，称汉高祖庙为文祖庙，凡惠、景以下诸帝的陵墓，都仍进行祭祀。只有汉室诸侯王三十二人，贬爵为公，列侯一百八十一人，贬爵为子，所有的刚卯金刀的旧例，不许再施行。从前汉朝的官民，每年的正月卯日，用玉、金、桃木等制成符佩，系上革带，一面刻着字：“正月刚卯”，说是可以避一年的疫气。金刀是钱名，形状像小刀，在民间通行。王莽因为刘字的左边，有卯有金，右边是刀旁，所以把刚卯金刀一律禁止，另外铸造小钱通用，直径只有六分，重约一铢。又想效仿井田制，称天下田为王田，人民不能私自买卖。如果一家人口不满八口，而田地超过了一井，就把多余的田地分给别人。同时不准私自买卖奴婢，违者重罚。后来又听从国师刘歆的奏议，遵照周朝的制度，设立五均司市泉府等官。此外所有官职，大都改了名称，都是些不

伦不类的称号，只有俸禄尚未确定，往往有官无钱。后来又想实行封建制，封了好几千诸侯，让他们住在京城。读者想想看，这种制度，到底可行不可行呢？

正在乱哄哄的时候，忽然听说徐乡侯刘快起兵讨伐王莽，进攻即墨。王莽刚要派兵去迎敌，那即墨已经传来了捷报，刘快已经兵败而死了。原来刘快是汉胶东恭王刘授的二儿子，他有个哥哥叫刘殷，曾做胶东王，被王莽降为扶崇公，刘殷也不敢怎么样。只有刘快却志在讨贼，召集了几千人，从徐乡攻往即墨，想要占据此城，然后西进。谁知即墨城里的官民，闭门拒守，刘快手下都是些乌合之众，不能久持，渐渐溃散。守城的官兵趁势杀出，把刘快的兵马击败，刘快死在逃亡之中。刘殷听说弟弟兵败而死，非常害怕，紧闭城门，把自己捆绑起来，上书请罪。王莽只追究刘快妻子的罪责，赦免了刘殷。第二年，是始建国二年，王莽恐怕刘氏余波再起，索性将汉室诸侯王全都废为平民。只有前鲁王刘闵、中山王刘成都、广阳王刘嘉，曾对王莽歌功颂德，所以仍得受封列侯。后来立国将军孙建等人奏道：“汉氏的宗庙，不应当仍在长安，应与汉室一同罢废。”王莽同意了，只是说国师刘歆等三十二人，夙知天命，又辅佐新朝有功，可以存其宗祀。刘歆的女儿是皇子的妃子，仍可以姓刘，其余的三十一人皆赐姓王，并改称定安太后为黄皇室主，以表示与汉绝婚之意。

定安太后虽是王莽的女儿，性情和其父却大不一样，自从王莽篡位以后，整天闷坐宫里，愁眉不展，就是王莽按时的朝会，她也多次托病，一次也没去过。王莽还以为她年方十八，耐不住寡居的寂寞，所以把她改了号，好给她再找丈夫。想到朝中的心腹虽然不少，只有孙建最为效力，他的儿子孙豫又是个翩翩少年，如果和黄皇室主结为夫妻，正是一对佳偶。当时就把孙建找来，和他商量。孙建欣然领命，回家和儿子一说，孙豫也是喜出望外。于是想了个办法，让孙豫穿上华丽的衣服，带着医生，假装看病，来到黄皇室主宫中，宫中的侍女不敢阻拦，把他放了进去。孙豫进去见了黄皇室主，说是奉旨探视。黄皇室主非常惊奇，又见他一双色眼，一个劲儿地向自己脸上看，知道他不怀好心，慌忙退进室内，把侍女叫来，责备她不该擅自让外人进来，并且亲自用鞭子责打她。孙豫站在外面听到室内有打人的声音，只好扫兴而去，报告了王莽。王莽这才知道女儿矢志守节，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谁知这事一传出去，却有个纨绔子弟，艳羡黄皇室主，想要与她做对并头莲。这人就是更始将军甄丰的儿子甄寻，他素来轻佻放荡，专好猎取女色，先前听说王莽要招孙豫为女婿，就已经是因羨生妒，一肚子酸水。后来孙豫的事没成，还心里暗暗高兴，以为这大好姻缘正好应在自己身上，朝思暮想，想出了一个计策，就悄悄去施行。从前他的父亲甄丰和王舜、刘歆等人一起辅佐王莽，也不过是希望能借此得到荣华，并没想怂恿王莽篡位，等到符命之说一起，甄丰等人也不得不敲顺风锣，也说符命祥瑞。王莽窃国后，曾经派五威将帅到各地去颁示符命四十二篇，以笼络人心，因此符命之说遍布天下。内外的官吏，只要一拿出符命，往往得到封侯，有几个不愿意捏造的，常互相开玩笑说：“上天怎么没写上你的名字呢？”统睦侯司命陈崇秘密对王莽说：“符命可以暂时用一下，不可久用。如果长此以往，奸人就会利用它，反而会导致祸乱。”王莽点点头没说什么，等陈崇走后，就颁出命令，说不是五威将帅所颁布的都是假的，应下狱治罪。从此符命之说才淡了下来，没人再提了。甄丰本来是大司空，论资格名位，不亚于王舜

和刘歆，就是甄寻也被封为茂德侯，官居侍中，兼京兆大尹。王莽封赏功臣，依照金匱符命，只拜甄丰为更始将军，才和卖饼的王盛一样，不但和王舜、刘歆等人相去太远，甚至都比不上他的弟弟，连甄邯都在他之上，甄丰父子当然不大满意。其实也是由于甄丰生性刚强，未免有时冲撞了王莽，所以王莽有意贬抑他，借符命为名，把他贬到下级。甄丰的儿子甄寻垂涎王莽女儿的美丽，还以为王莽真的相信符命，就想从符命上做文章，先拿别的事试一试，就说新室应当分陕，设立二伯，甄丰可为右伯，太傅平晏可为左伯，效仿周公召公的故事。这道符命送了进去，王莽竟然批准了，令甄丰为右伯，让他西行。甄丰还没动身，甄寻觉得符命有效，就又弄了一篇进去，上面说：“故汉氏平帝后，应为甄寻妻。”满心希望王莽再予批准，好让黄皇室主下嫁过来，做个乘龙快婿。哪知道宫中这次传出的消息可是不佳，说是“王莽怒气冲冲，说黄皇室主为天下母，怎么能妄想让她当妻子？”甄寻这才知道是弄巧成拙，要再不走，必然会被捉起来，当时就偷偷拿了一些金银，溜烟地跑出了家门。不到半天，果然有许多兵士，围往甄府，进去搜捕甄寻。甄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问清情况，也吓得魂飞天外，急忙自己也寻找，想要把儿子绑到朝廷，以免自己的罪责。可偏偏到处也找不到，朝廷的使者又坐在那里逼促，一时无计可施，只好不要了老命，服毒自杀了。使者见甄丰已死，又进去搜寻，还是没找到，只好回去复命。

王莽听说甄寻出逃，就下令通缉，一面抓捕其党羽，查得国师刘歆的儿子侍中刘棻、刘棻的弟弟长水校尉刘泳以及刘歆的学生骑都尉丁隆，还有大司马王邑的弟弟左关将军王奇等人，都是甄寻的好朋友，一股脑儿地都抓到狱中，逐个加以审问。这些人因为甄寻逃走了，无从对质，自然极口抵赖，不肯承认。这事悬了好长时间，没想到那在逃的甄寻竟然被抓到了。甄寻本来跟着一个方士逃进了华山，隐藏了多时，想到外面探听一下消息，却正好被搜捕他的人碰上，就把他一把抓住，押回长安。他与刘棻等人虽然是朋友，但是这件事却全是他一人所为，并没和别人商量，既然被捉住了，倒也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供称和刘棻等人不过是相识，并未同谋。偏偏那审判官却有心罗织罪名，严刑拷打，没办法只好把刘棻等人都牵扯在内。刘棻等人已被扳倒，有口难辩，都被判了个犯上作乱的罪名，定成死罪。还有刘棻的老师大夫扬雄也成了此案的嫌疑犯，也遭到了传讯。扬雄字子云，是蜀郡成都人，素来口吃，却颇有才学，平时非常仰慕司马相如，每看到他的著述，常常要模仿。汉成帝的时候，由大司马王音举荐，待诏宫廷，献上《甘泉》、《河东》二赋，得到成帝的赏识，授职为郎。经历了哀、平两朝，也一直没得到升迁，郁郁不得志，平时只是借写作消遣，写了《太玄经》和《法言》。《法言》是模仿《论语》的，文字还比较好懂，《太玄经》则模拟《周易》，语意艰深。刘歆曾借来看过一周，对扬雄说：“《太玄经》词意深奥，不是一般年轻人所能读懂的，将来恐怕难遇知音。”话虽这样说，意思里还很看重他的才学，特地让儿子刘棻拜他为师。这时扬雄任王莽的大夫，正在天禄阁里校书，忽然听说被刘棻一案牵连，要去听审。自想已经是年过七十，何苦再去受那苦刑，不如一死了事，就把牙一咬，从楼上跳下，摔了个半死不活。使者见他这么大的年纪跳楼，摔得鼻青脸肿，也很可怜他，慌忙把他扶起，令人看守，自己回去报告王莽，说了情况，又说他并不知情。王莽这才赦免了他，只命人把甄寻、刘棻等人一起处死。

还有一件可笑的事情，王莽想要学虞廷的做法，流刘棻至幽州，放甄寻至三危，殪丁隆至羽山，三人已被杀死了，却把他们的尸首装上驿车，辗转示众，号为三凶。此外牵连的朝臣也不下数百人。只有扬雄九死一生，想去趋奉王莽，特地写了一篇《剧秦美新文》，恭恭敬敬地献上。当时有人因此作了一首歌谣说：“惟寂寞，自投阁，爰清静，作符命。”就因为这首歌谣，使文名鼎鼎的扬子云，从此贻笑千古。扬雄直到王莽天凤五年才病死。正是：

才高依马算文豪，一落尘污便失操。
赢得头衔三字在，千秋笔伐总难逃。

第二回

毁故庙感伤故后
挑外衅激怒外夷

却说前汉哀帝时，有个光禄大夫龚胜，德高望重，德行兼修。他因为王莽专权，上书请求退休，回到家乡颐养天年，不问世事。王莽篡位后，想要笼络老臣，特地派了五威将帅，带着花红洋酒，到龚胜家问候，后来又召请他为讲学祭酒，龚胜一直托病不出。王莽立夫人王氏为皇后，生了四个儿子，长子王宇因为卫姬一案被王莽逼死；次子王获无故杀死奴婢，也被王莽逼迫自杀；三子王安向来放荡，王莽也不喜欢他，因此立四子王临为太子。同时为他找了四个师傅和四个辅佐。一个是故大司徒马宫为师疑，故少府宗伯凤为傅丞，博士袁圣为阿辅，故京兆尹王嘉为保拂，这就叫作四师。又用故尚书令唐林为胥附，博士李充为奔走，谏大夫赵襄为先后，中郎廉丹为御侮，这就叫作四友。四师四友之外，还想添设师友祭酒，因此又派使者到了龚胜的家乡楚地，拿着玺书印绶，召龚胜进京。

使者奉了王莽之命，到了楚地，知道龚胜不愿应征，就事先邀同郡守县吏，以及三老诸生有一千多人，一齐来到龚胜的家里，强行劝他出行。龚胜自称病重，躺在床上，面朝着东方，身穿着朝服，这才请使者进来。使者进来交给他玺书，并且给他印绶，龚胜当然推辞不受。使者先是劝说后是强迫，一定要让龚胜进朝。龚胜长叹说：“我生性愚昧，再加上老病交加，朝不保夕，如果一定让我去，一定会死在半路上，这更辜负了新朝养老爱老的好意，如何是好？”使者一听这话，倒也不敢硬逼，就住在客馆里，每五天就和郡守一起去探视龚胜的起居，又对龚胜的儿子以及龚胜的徒弟高晖反复说朝廷的厚意，将要封龚胜为侯爵，就算有病不能走，也应当出门表示表示，摆出个想走的样子，这事关系到子孙，不可错过。高晖等人也被打动了，到屋里劝说龚胜，龚胜发怒地说：“我受汉家厚恩，无以为报，现在已经老了，早晚就要入土，难道还能去侍奉第二个君主吗？”说完，就让两个儿子准备后事，自己绝食，饿了十四天，终于死了，时年七十九岁。使者听说他已经死了还怀疑是假的，亲自和郡守到他家里去看，看见他果然已经断气了，这才走了。龚胜的家人当时开始办理丧事，他的徒弟学生都来了，帮助料理。这时忽然有一个老头拄杖而来，直接来到灵前哭了一场，哭完又叹息说：“熏香因自己的香气而自我烧毁，蜡烛因能发出光明而终于销灭，龚生啊龚生，你就这样死了，不是我的徒弟，不是我的徒弟啊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走，扬长而去。众人都莫名其妙，也不知道他的姓名，后来到处查问，有人认出他是个彭城隐士，年纪大约有一百岁，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，都叫他彭城老父罢了。

使者回去报告了王莽，王莽听了也很难过。又想唐林、唐尊和纪逵等人，都是一时的名士，幸亏已经收罗到朝廷。还有齐人薛方早就闻名了，也应该派人去招来。就命人带上车马，去迎请薛方。薛方向使者拜谢说：“尧舜之时，尚且有巢父和许由，现在明主有唐虞盛德，小臣我愿效仿先贤隐居，还请使者替我好好说说。”使者回去向王莽复命，把他的话说了。王莽听他称颂自己，心里很

高兴，也就不再去召他了。南郡太守郭钦、兖州刺史蒋翊，一直以清廉正直而称名，当王莽专权时，都托病辞职，终身不出仕。还有一个沛国人陈咸，在哀帝时曾任尚书，王莽杀何武和鲍宣时，陈咸就惊叹说：“《易经》说见机而作，不待终日，我也该离开了。”当时就辞职回家。王莽篡汉后，召他为掌寇大夫，他仍称病不出。他有三个儿子，叫陈参、陈丰、陈钦，都已经做了官，都被他叫了回来，闭门不出。平时祭祀都用汉家的礼仪，有人说他不合时宜，他勃然大怒说：“我的祖先怎么会接受王氏的祭礼呢？”终于老死家里。此外还有齐人栗融、北海人禽庆苏章、山阳人曹竞，都是从书生而走上仕途，也都因为王莽而辞了官不做。这都是洁身自好的志士，可为做人的楷模，比起大夫扬雄，真是有清浊的不同啊！只不过孝元皇后死后的谶文，还是大夫扬雄所写的，文字虽然不多，还是把她列入汉家，并没有“提新室文母”四个字。曾记得谶文上说：

太阴之精，沙麓之灵。作合于汉，配元生成，著其协于元城。

相传孝元皇后王政君，出生时就有异象，她的母亲李氏曾梦见月亮进入自己的怀中，就怀了她，所以谶文中说她为太阴之精。政君是元城人，元城的城东，有个五鹿墟，就是春秋时代的沙麓地方。春秋时鲁僖公十四年，沙麓崩坍了，晋史算了一卦，见卦辞上有“阴为阳雄，土火相乘”两句话，曾经叹息说六百四十年后，应有圣女兴起，大约应在齐国田氏。王氏为齐王建的后裔，王贺徙居元城时，正当沙麓西偏，孙女就是王政君，后为元帝后，经历了元、成、哀三朝，还依然健在。哀帝时由政君摄政，正好与鲁僖公十四年相隔六百四十五年，所以谶文中说她为沙麓之灵。扬雄援引这个故事，写入谶文，原来是为了颂扬元后。但是汉朝如果没有元后，也许不会有王莽篡位的事，所以这元后其实是汉朝灭亡的罪魁，有什么值得称道的？不过她见王莽篡权，也觉得悔恨，而且王莽改称元后为新城文母，与汉断绝，更使元后不安。王莽又毁坏刘氏宗庙，连元帝庙也被拆了，只为新城文母建造生祠，就把元帝庙故殿的基址作为文母吃饭的地方。造好以后，号称长寿宫。特地请元后来宴饮，元后来到新祠中，见元帝庙已被拆毁，不禁大惊，流着泪说：“这是汉家的宗庙，是有神灵的，为什么无故毁去？要是鬼神无知，何必设庙？若是有知，我是汉家的妃妾，怎么能够妄踞帝堂，自己在这吃饭呢？”王莽听了，毫不理会，仍请元后入席。元后不得已坐下，勉强喝了几杯酒，就起身告辞，回去私下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这人对神灵太过轻慢，怎么能够长久地得到上天的保佑呢？我看他离败亡也不远了！”

王莽见元后不大高兴地回去了，料想她心怀怨恨，不得不格外巴结，卖弄殷勤，所有的一切供应，常常亲自过问，不让有一点儿疏忽。那元后却更加愁闷，整天不见笑脸。汉朝时侍中等官，都穿黑貂服，王莽却改成了黄貂。只有元后宫中的人，仍穿黑貂，而且从来不依从王莽新朝的历法，每到汉家的祭日，自己与身边的侍从对坐，喝酒吃饭，总算度过残年。好不容易过了五年，到王莽始建国五年二月，得病死了，享年八十四岁。王莽为元后守孝三年，然后把灵柩葬到渭陵，虽然与元帝合墓，中间却用沟隔开。所建的新室文母庙中，按时祭祀，反而让元帝在一边陪伴，在床下设个座位，这真是阴阳倒置、妇可乘夫了。

元后在世的时候，曾说王莽不能长久，王莽总以为这不过是老太太一时的气话。没想到元后死的时候，已经是内外生变、不得安宁了。先是王莽派五威将帅王骏，带领右帅陈饶等人北上到匈奴那里，让单于交出汉玺，改换新朝的图印，

印上刻的是新匈奴单于章。匈奴乌珠留若提单于问了情况，才知道汉朝已不复存在，另改新皇了，倒也没什么话说，就把图印换了。陈饶恐怕单于变心，又要旧印，就把原印用斧子劈碎了。第二天，单于果然派人拿着印来对王骏说：“我听说汉朝的制度是凡诸侯王以下的印绶才称为章，我虽然受汉朝册封，原是称玺，现在改去玺字，又加新字，是和中国的臣子没什么分别了！我不愿意接受这新章，还把旧印还给我吧。”陈饶听了，就把原印拿了出来，已经碎成几块了，又说新朝的体制与汉朝不同。来人回去告诉了单于，单于知道自己已经上当了，等到王莽的人回去后，就出动兵马，准备入侵。

警报到了长安，王莽正要扬威塞外，就改号单于为降奴服于，派立国将军孙建等人带兵三十万，大举进攻匈奴。同时把匈奴国土分为十五部，让前单于呼韩邪的子孙十五人都为单于。呼韩邪的子孙，都散居在大漠，各有职守，哪个肯来应命？王莽就又派中郎将蔺苞、副校尉戴级带领一万多人，拿了不少金银珠宝，去引诱呼韩邪的儿子前来听封。匈奴右犁汗咸，距中国较近，听说有金银可得，不免动了心，就带着儿子助、登二人，来见蔺苞和戴级。蔺苞和戴级传达了王莽的意思，拜咸为孝单于，赏给他黄金千斤、布匹千匹；助为顺单于，赏黄金五百斤。咸接受后，就想带着儿子回去，没想到蔺苞和戴级把他的儿子留下，只准咸一个人回去，咸只好自己回去了。蔺苞和戴级于是把助、登带回长安。王莽大喜，封蔺苞为宣威公，拜为虎牙将军；戴级为扬威公，拜为虎贲将军。这事被乌珠留单于知道了，顿时大怒说：“先单于受汉宣帝大恩，本来不应辜负，现在的天子不是宣帝的子孙，怎么能当皇帝！我难道能听他的吗？”当时就挥兵入塞，大起刀兵。王莽听到了消息，选出十二部统将，让他们分别率领兵士共三十万，各带上三百天的粮草，分路一起进发，抵御匈奴。将军严尤，也奉命出征，他上书劝谏王莽说：

臣听说匈奴为害，由来已久了，但没听说上世有出兵征伐的。后世虽有周秦汉曾出兵征讨，也没听说有上策可行的，周得了中策，汉得了下策，至于秦则是无策了。周宣王时，猃狁内侵，直至洛阳，命令将领征讨，把他们驱出境外就回兵了，把夷族的入侵，看成是像蚊虫叮咬一下似的，赶走就算了，所以天下称明。汉武帝选将练兵，挥军大进，深入夷地，虽然有克胜之功，但是胡虏也常常报复，所以战火频仍。三十多年，中国耗费钱粮，匈奴也大伤元气，而天下称武，这是下策。秦始皇不能忍小耻而轻耗民力，修筑长城，绵延万里，劳民伤财，耗尽国力。长城虽然修完了，中国的内力也枯竭了，终于丢掉了社稷，这是无策。现在天下自然灾害频繁，连年歉收，西北是最严重的，如果再出动三十万人马，带上三百天的粮食，必须东取之于海代，南取之于江淮，然后才能齐备，计算一下时间，一年也恐怕准备不完。先到的兵马无居无食，时间一长，势必难以战斗，这是第一难；边境既然空虚，不能支付军粮，向内调集，也难以及时，这是第二难；另外一个人三百天的粮食，须用粮十八斛，只能用牛拉，又得加上牛吃的草料，又加上二十斛，这是很重的分量，蛮邦地多沙漠盐碱，常常缺乏水草，以常情计算，出兵不到百天，牛必然会死，这时剩下的粮食还多，人也背不动，这是第三难；北地秋冬非常冷，春夏又多风，多带锅碗柴草，重不可胜，兵士又不服水土，常会染病，所以前世征伐都不过百天，不是不想久战，而是形势不允许，这

是第四难；带着辎重而行，那么精锐部队就少，走也走不快，敌人就是慢慢地逃走也追不上，如果遇上强敌，又会受辎重的拖累，再遇到险阻，衔尾相随，深有不测，这是第五难。耗费民力，还不一定成功，我非常忧虑，现在既然已经发兵，就应让先到的出兵，出其不意，只要打击一下敌人就可以了。如果一定要打持久战，这不是我想听到的啊！

王莽看了信，不肯听从，仍然按原来的计划行事。读者请想想，这三十万兵士，三百天的粮草，哪里是容易办到的？老百姓又最怕当兵，最怕交粮，地方官府百般逼迫，东赶西抓，才招了若干壮丁，准备好若干粮草，还要陆续转运出去，不是雇船，就是装车，又不给车夫船家多少钱，都往后缩不愿意干，眼见着有年无月，不好完成。严尤所说的，还只是站在塞外的角度，其实内地也早已不堪征求，百姓都已绝望，觉得终究难逃一死，还不如去做盗贼，还可以劫掠为生。王莽等了几个月，听说军粮还没办齐，就派中郎绣衣执法各官，四面督促勒令严限，那些如狼似虎的奸吏，乐得依势作威，压迫州郡，于是法令越严，地方越乱。那匈奴却频繁出击，外患一天紧似一天，王莽所派出的将帅，都因为粮草兵马未到，不敢出击，听任匈奴在边境为患，抢掠而去。从前北方一带，自从汉宣帝以后，好几代都不见兵马，人口繁衍，牛马遍野。等到王莽与匈奴惹起战事，人畜都来不及躲避，多被抢掠，一时间尸横遍野，一片荒凉。王莽还指望着孝单于咸肯为他效力，牵制匈奴，所以咸的儿子助、登进京以后，王莽还是好好看待的。助不幸病死，王莽命登继承为顺单于。哪知道孝单于咸，上次出塞回家，深恨为王莽所欺，就去告诉乌珠留单于，哭着请罪。乌珠留单于把他贬为于粟置支侯，让他入侵中国，将功补过。咸令儿子角出兵塞上，会合匈奴的兵马，骚扰不止。王莽的将领陈钦和王巡，在云中屯兵，分兵防堵，抓到了匈奴的人马，知道是咸的儿子角的部下，忙报告了王莽。王莽勃然大怒，立即把顺单于登抓起来，斩首示众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西夷钩町王的弟弟承，也起兵攻打牂牁大尹周钦，扰乱西陲。钩町与牂牁相近，汉武帝的时候，征服了西南，在那里建置了郡县，但是蛮夷部落的头领，往往仍使用王号。钩町王亡波，曾帮助汉兵平乱，得以受到册封。到王莽的时候，被王莽派出的五威将帅，传达朝廷的命令，硬要贬他为侯。钩町王邯是亡波的后裔，自己想也没有什么过错，凭什么遭贬？免不了和五威将帅争辩几句。五威将帅就报告了王莽，王莽就令牂牁大尹周钦，诱杀了钩町王邯。邯的弟弟承为兄报仇，出动全国的兵马，攻进牂牁，把周钦杀死。牂牁附近的诸州郡，慌忙联合据守，同时火急向朝廷报告。王莽正想专力灭胡，没想到西夷也闹事了，只好另派冯茂为平蛮将军，去征讨钩町。冯茂刚动身，又得到益州的消息，也是蛮夷部落响应钩町，攻杀益州大尹程隆。王莽听到蛮夷全都反叛了，恐怕冯茂的兵马太少，打不过蛮夷，就令冯茂征集巴蜀的百姓为兵卒，就地收集粮草，征讨蛮夷。这消息传到西域，各国都有了二心，车师先起来，投降了匈奴。戊己校尉刁护派手下的陈良和终带扼守要害之地，免得匈奴和车师串同进攻。没想到陈良和终带早有二心，竟将刁护刺死，胁掠兵士两千多人，也去投降匈奴。匈奴接纳了陈良和终带，任命他们为乌贲都尉。王莽本来想扫平匈奴，谁料到变化百出，连西域也生乱，守边官吏竟敢杀死校尉，投降匈奴。一时无名火高三千丈，又派使者到高句丽国，征发兵民，要他速渡辽河，夹攻匈奴。高句丽被汉武所灭，贬为郡县，虽然后人也受封侯，却没有什麼兵甲，急切中哪里出得了兵？

可偏偏王莽一再催逼，惹恼了高句丽的人，索性也造了反。

从此东西南北各方边境，没有一处不生乱子，弄得王莽顾此失彼，焦急不安。没多久，焉耆国又造反了，西域都护但钦被杀，更使王莽着急，上朝时常常面带愁容。群臣见王莽面有忧色，还得当面献媚，只说是夷狄为患，没多大关系，不久就能扫平。王莽还是照常行事，不肯悔悟，仍是一个劲儿地我行我素，粉饰太平。自从他实行小钱以后，百姓觉得非常不方便。王莽又用金银龟贝钱布等，号为宝货，种类繁多，名目复杂，百姓更觉得不方便，都不使用，只拿汉朝留下的五铢钱来买卖交易。王莽就将宝货停办，另外铸五十大钱和一文小钱一起发行，所有汉朝的五铢钱，一律销毁，如果百姓还敢私藏，就发配充军。官吏借机搜索，闹得鸡犬不宁，偶然从谁家搜出钱来，就把他全家充军，如果有私铸铜钱的，责令五家连坐，一并充军。最可恶的是犯人夫妇被发配出去，不准团聚，把妇女另行改嫁，或罚做军人的奴婢，永远别想回来，这真是古今罕有的虐政。王莽又仿照周朝的官制，设置卒正连率以及大尹属令属长州牧，又分六乡六尉心队六服，合为万国，所有的郡县名称，也全都改了，一郡改过五个名字，连官吏都记不住。王莽却自以为得意，以为制度改完了，天下自然就平定了。因此召集公卿，整天议论，甚至连各地报上来的案子，也没工夫发出去。对各个官员，也不考查其政绩，任凭其营私舞弊，为害百姓。每年虽有绣衣执法和十一公士持节出巡，名为考察官吏的善恶、民风的勤惰，其实是纵使他们出去搜刮地皮，到处敲诈勒索。地方官又怎么肯从自己的腰包里拿钱？无非是取自民间，嫁祸给百姓。纵有几处官吏抱屈，到朝廷去告状，也被尚书搁在一边，即使等上几年也没有个音信。等到拘禁郡县，无故待质，也是拖沓得很，往往要待王莽发下赦文，然后才能出去。就是内外的士兵，本来服役一年就可回家，有的也拖到三年。又陆续招募边境的士兵，不下一二十万，都要县官提供衣食，县官也无从供给，只好向民间暴敛横征。五原代郡的百姓，受害最重，为乱最早。王莽不问民间的疾苦，只知道派兵征剿，百姓外遭胡寇，内受兵灾，除了死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还亏得匈奴乌珠留单于病死了，右骨都侯须卜当执掌了大权，须卜当素来与于粟置支侯咸关系很好，就拥立他为单于，劝他与中国和亲。咸自称为乌累若鞮单于，他一直怨恨乌珠留把他贬号，也把乌珠留的儿子降职，这时他还不知道儿子的死讯，所以依了须卜当的建议，派使入塞，有意请和。王莽查出须卜当的妻子就是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，因此封昭君的哥哥的儿子王歙为和亲侯，王飒为展德侯，让他们带着金币，去祝贺单于即位，假称其子登平安，只要单于送出陈良和终带等人，就可以让登回来。单于贪图金银，又想与登相见，于是交出了陈良和终带，以及杀了刁护的芝音等人。王歙兄弟把陈良等人押回长安，王莽援引《周易》“焚如死如”的遗训，放起一把大火，把陈良等人推到火中，烧成灰烬！又下令召回诸将，就此罢兵，一番劳师动众的大祸，总算是暂时打消。这一年王莽改年号为天凤元年。正是：

未谙武略想平胡，功未成时万骨枯。

买得罪人付一炬，可怜民命已难苏。